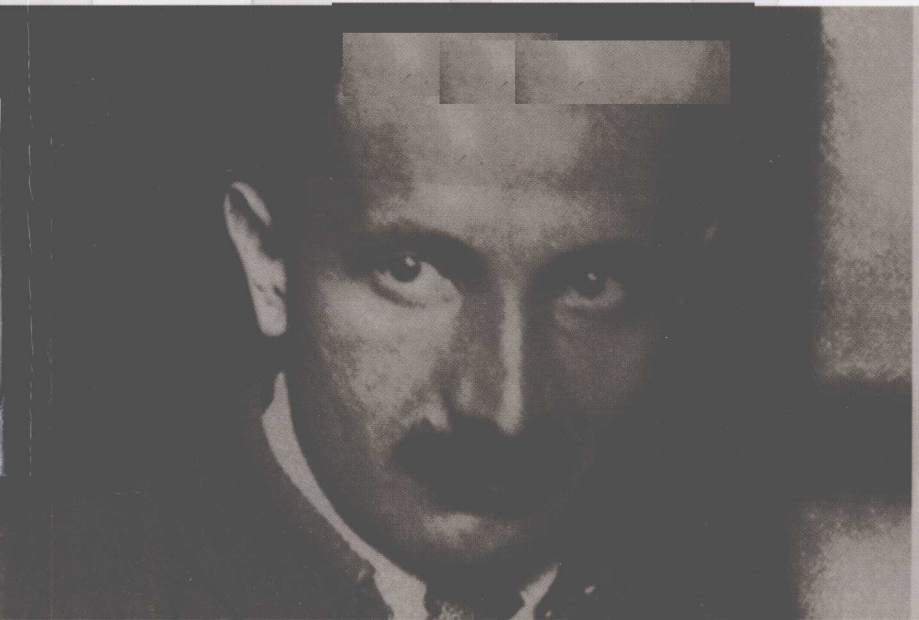


〔德〕安东尼娅·格鲁嫩贝格 著



阿伦特与海德格尔
——爱和思的故事



商务印书馆

阿伦特与海德格尔

——爱和思的故事

〔德〕安东尼娅·格鲁嫩贝格 著

陈春文 译

商 务 印 书 馆

2010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阿伦特与海德格尔:爱和思的故事/[德]格鲁嫩贝格著;
陈春文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ISBN 978-7-100-06743-0

I. 阿… II. ①格…②陈… III. ①阿伦特, H. (1906~
1975) —生平事迹②海德格尔, M. (1889~1976) —生平事迹
IV. B516.59 B516.5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42481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阿伦特与海德格尔

——**爱和思的故事**

[德] 安东尼娅·格鲁嫩贝格 著

陈春文 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民族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ISBN 978-7-100-06743-0

2010 年 4 月第 1 版 开本 880 × 1230 1/32
2010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张 16 1/4

定价: 35.00 元

前 言

7

汉娜·阿伦特在《极权统治的元素与起源》这本书的结尾谈及由极权主义的统治所导致的内在的荒芜，藉由此一荒芜，极权主义的统治以“恐怖的铁幕”创造了一种荒凉的气氛，这种荒凉感包围着每个人，并且每个人都以自己的方式延展着这种荒凉感。人们会有这样的印象，她写道：“好像发明了一种能使荒漠自行延展的途径，沙暴如脱缰的野马所向披靡，在有人栖居的地球的任何地方概莫能外。”

我的这本书就是要谈谈这场沙暴，并且要说清楚，这场沙暴是怎样基于人并伴随人而发威的，这些人又是怎样以革新世界的巨大热忱和自觉而为沙暴肆虐推波助澜的。

1924年秋，年轻的柯尼斯堡女孩汉娜·阿伦特与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一同来到拉恩河畔的马堡。她之所以来到马堡是为了追随一个传言，说在马堡大学有一位年轻的哲学家，人们在他那里能学到真正的思想。她是求知欲旺盛的女大学生，他则是哲学家中的一个反叛者。她18岁，一个精神自由的人，他35岁，已经结婚。之所以把他们联系在一起，是因为爱的激情和哲学思想的魅力。

两个人双双坠入危机四伏的爱河，伴随着爱河的流淌，一条冒险的思想道路也一并开始了，正是这条思想道路的引领，他们分分合合，却彼此终身不能脱掉干系。1927年，海德格尔以他的《存在与时间》扬名世界；这本书思想上之所以神采飞扬，也要归功于海德格尔

8 与阿伦特之间的爱情。在海德格尔出版《存在与时间》的同时，汉娜·阿伦特开始转回犹太复国主义；她想对充斥着杀戮行径的排犹主义采取战斗姿态。随着国社党掌握了权力，他们之间的关系也被撕裂，分道扬镳了。她和她的朋友们被迫纷纷逃亡，而他则期待着国家社会主义能唤醒民族并使自己能在教育界领袖群伦。海德格尔的“动向”毁掉了他的爱情，一如毁掉了他与老师、同事和学生的关系。

相爱的人变成了敌人。然而，当他们分离十七年后再次重逢时，旧有的感情弥合了恩恩怨怨，又把他们联系在一起。从此他们又开始了长达二十多年的友谊，就是在这二十多年的友谊里，也总是因为各种各样的危机而断断续续。

对他俩的爱情故事，后人困惑甚多。我们这个时代为数众多的人仍然认为他俩的爱情故事是一桩丑闻。汉娜·阿伦特和马丁·海德格尔！一个犹太女人怎么能与一个纳粹扯到一起？她何以在战后居然又公开地设法与他交往，他们之间到底存在着怎样的情结？

谁若是带着偷窥隐私的态度来看待这件事，他就不可能洞察此一故事的真谛，即在他们的关系中，有双重关系交织在一起，一重是爱情，另一重是思想。爱情这一重，通过故事的一波三折和故事当事人的负载表明，他们的爱情光影重重相叠：爱欲与爱神，忠诚与背叛，激情与平淡无奇，和解，遗忘，忆起。就连爱神蒙迪也显现出“爱的人间烟火味”，只是爱神蒙迪的爱举不是一个令人伤感的事件。从他们的爱情延展开来就出现一个问题，在欧洲通过战争和种族灭绝的自我毁灭之后，一个新的开始能以怎样的面目出现？这样一问，思想的问题就浮上了表面。在他们的关系的开局之时就存在这样的问题：哲学之思该当何是？一种被准确理解的存在哲学能够转化到行动世界上来吗？

海德格尔想成为全民族的教育家的期求失败了。当他省悟到他的失败时,他重又深沉地退回到哲学中。

1933年,汉娜·阿伦特也被她的敌人强逼着去思索类似的问题,其结果却极端的不同:思想必须达及人世,必须更强烈地关注人⁹性和人性的经验,必须修补断裂和排除灾难。阿伦特与海德格尔都痛苦地察觉到了没有任何过往经验可以类通的经验背景,他们同是不可挽回的传统断裂的见证人。他们俩虽以迥异的方式和途径,却都义无反顾地尝试新的开始:一种“无地带的思想”,顺应传统断裂的事实。从他们政治上对立的两极里,发展出20世纪硕果最丰的哲学阐释之一,在一种政治世界(阿伦特)的思想和一种让予的哲学话语(海德格尔)之间。这是一种给整个世纪烙下深刻印痕的阐释,也是一种至今仍以无穷的变体加以重复的阐释。

汉娜·阿伦特和马丁·海德格尔作为相爱的人和思者的双重关系以过去的整个世纪为背景,伴以这个世纪的断裂、灾难和个人的戏剧性变化被一再地讲述。可是,越是把两个人之间的故事与世纪的故事联结在一起,故事中出现的人物也就越多。卡尔·雅斯贝尔斯与马丁·海德格尔:一个是年轻的医生和精神病科的专家,来自德国北方地区,一个是来自南巴登地区的年轻的哲学家,他们彼此向对方趋近,共同战斗,为的是极端地革新哲学,并通过极端革新的哲学极端地革新大学。他们的友情开始于两人都有相同的想法:哲学已经不再切合当代的生存问题。他们呼吁反对大学体制中这种经院哲学的业已僵化的结构。他们变成一种新思想的使者,存在主义哲学的使者。1933年,他们的友谊破裂了,因为卡尔·雅斯贝尔斯蔑视新当权者和排犹主义。作为后果,他被大学驱逐出来。战争快要结束前,卡尔·雅斯贝尔斯已不得不为自己的生命担忧,也不得不为他太太的生命担忧。战争结束后,面对海德格尔,他成为海德格尔思想的

尖锐的批评者,但同时也呼吁保持他们老友之间的旧情。然而,这种友情无论如何已经行不通了。

对于汉娜·阿伦特来说,她的博士学位导师卡尔·雅斯贝尔斯在1945年以后成为她了解德国的可资信赖的人物,战后的德国阿伦特几乎已经认不出来了。对于汉娜·阿伦特与马丁·海德格尔重新建立起来的联系,雅斯贝尔斯虽然是不曾在场的第三方,但他的影子却无时不在。海德格尔同样忍受着与雅斯贝尔斯友情破裂的痛苦,阿伦特想让马丁·海德格尔与卡尔·雅斯贝尔斯重归于好也未能如愿。

海因里希·布吕歇尔(Blücher),阿伦特的第二任丈夫,对阿伦特的思想工作的触动具有无法估量的价值,他对阿伦特的意义一如格特鲁德·雅斯贝尔斯(雅斯贝尔斯的太太)对雅斯贝尔斯的意义,雅斯贝尔斯把自己(不曾产生偏差的)“人性”归功于他的太太,在雅斯贝尔斯家里,他太太介入他与其他人交谈的情况便可想而知了。最后还有埃尔弗里德·海德格尔(马丁·海德格尔的太太),这位曾满怀希望地要成为妇女解放运动意义上的女人的女人,最终还是步入了婚姻,很早就与国家社会主义者联系在一起,始终不能从国家社会主义的遗产中解脱出来。在她的一生中,她自始至终反对海德格尔与众多的犹太男女学生的交往;海德格尔一生对爱欲的不离不弃使她苦不堪言。

还有众多的学生:卡尔·勒维特,对他的老师海德格尔来说,他是一位有才华的早期批评者;伊丽莎白·布洛赫曼,出类拔萃的女学生,职业教育学家;汉斯·约纳斯,作为犹太复国主义者和犹太学家在海德格尔那里学习;赫伯特·马尔库塞,这位曾经着迷于海德格尔的学生,后来又同样转向另一种着迷,着迷于马克思主义;还有智商很高的京特·安德斯,阿伦特的第一任丈夫……

对后人来说,好像一切都清清楚楚,泾渭分明(老师是凶手,同事和学生是牺牲品),但对他生活的那个时代来说,则是一个混杂的世界,在共产主义者与弥赛亚主义者、犹太教信仰者与基督教信仰者、犹太复国主义者、民族主义者与种族主义者混杂在一起的传统中,他们同时存在,相互抵触又共存共生,他们相互抵消又交互作用。因此,在本书的一些段落也会谈及,在德国精神史中“德意志的”思想是怎样可怕地与“犹太人的”思想拆分开来的。

到此为止,好像两个人的交互纠缠还不够似的,两位主角的生活自 20 世纪 40 年代始分别在两个大陆上相照应。汉娜·阿伦特在美丽坚合众国有了新的发挥作用的舞台,和她在那里的朋友们一起找到了新的家乡。她介入到那里发生的有关以色列前途的政治辩论,并为奠基一种新的政治思想而埋头工作。她的新朋友玛丽·麦卡锡¹¹、阿尔弗雷德·卡静、瓦尔德马·古里安、赫尔曼·布洛赫和德怀特·麦克唐纳,还有其他很多把她领进美国世界并与她争论有关欧洲前途的人。

马丁·海德格尔视美国代表着一种后果严重的技术的时代,汉娜·阿伦特则相反,她想把“美国的视野”带入到欧洲的思想。他们在交谈中争吵了一辈子,这种争吵不仅是观点之争,而且也关乎国民的政治意愿怎样才能以一种迥异于欧洲特性的民族国家的陈述中得以表达。仅就这层意思来说,人们在这里完全有理由谈论他们的关系代表了一种“跨大西洋的关系”。

本书在终局呈现出的两位主角是什么样子? 面纱揭去了吗? 受到伤害了吗? 复原了他们的本来面目吗? 让他们的故事回到本来的面目,如果能成功地做到这一点的话,那本书的目的也就达到了。

目 录

前言	1
第一章:世界土崩瓦解——哲学的革命是怎样开始的	1
半路出家的哲学:卡尔·雅斯贝尔斯	4
新哲学的破晓:马丁·海德格尔	16
相遇:海德格尔与雅斯贝尔斯	48
两对夫妇	54
走向哲学的途中:汉娜·阿伦特	67
同化文化的破裂	71
第二章:生命中具有事件性的事件——爱情从天而降	78
大学生活	83
首次遭遇	91
《存在与时间》	108
第一批读者的反应	116
分手之后	122
海德格尔和卡西尔在达沃斯	125
汉娜·阿伦特和京特·施特恩	136
海德格尔与雅斯贝尔斯:开始默声的友谊	138
第三章:20年代背景下德意志人与犹太人共生的失败	
——朋友变成敌人	142
民族同化与职业生涯的终结:汉娜·阿伦特	149

2 阿伦特与海德格尔

犹太复国主义与存在哲学·····	150
拉赫尔·瓦恩哈根的两难处境·····	165
追捕与逃亡·····	173
海德格尔:把哲学付诸实践·····	176
柏拉图学园与国家社会主义的高校改革·····	180
海德格尔与他的同事·····	187
海德格尔校长·····	190
开始撤退·····	195
汉娜·阿伦特:被抛入政治洪流·····	209
第四章:逆境中的海德格尔与阿伦特发现美国·····	220
美国啊,美国·····	229
在美国与欧洲之间·····	236
在美国的犹太复国主义者·····	249
巴勒斯坦与以色列·····	252
犹太复国主义政策的陷阱·····	257
有关帝国主义的写作计划·····	264
战后时期的德国:罪责问题·····	268
美国人眼中的海德格尔·····	273
作为在美国生活的欧洲人·····	278
第五章:传统断裂与重新开始——阿伦特与海德格尔的对位·····	286
海德格尔:为荣誉而战·····	291
海德格尔:艰难的岁月·····	302
前后一贯的思考·····	305
海德格尔与雅斯贝尔斯:友情结束之后·····	310
雅斯贝尔斯、阿伦特和海德格尔·····	313
汉娜与马丁的重逢·····	318

汉娜与马丁:充满矛盾的感情	326
海德格尔:身处时局争论的中心	330
阿伦特与海德格尔:传统的断裂及现代性	338
《极权统治的元素与起源》.....	340
面对老师的两难处境.....	349
第六章:爱神蒙迪——思索浩劫之后的世界.....	357
海德格尔的爱欲生活.....	359
汉娜·阿伦特:处在时代的中心	363
阿伦特重新开始思想.....	369
一本“政治小册子”.....	386
两种不同的自由概念?	393
艾希曼审判.....	398
海德格尔与阿伦特:重归信任	413
致谢.....	432
注释.....	435
参考文献.....	479
索引.....	486
译后记.....	496

第一章：世界土崩瓦解

——哲学的革命是怎样开始的

20世纪是在一种悄然发生的革命中开始的，政治与文化的革命，艺术与文学的革命，工业的革命，技术与科学的革命。每个人都在谈论翻天覆地的革新。

就是一个这样的世界，这个世界充满矛盾，在这个“世纪末情绪”的世界中，一切相干不相干的乱七八糟的东西都统统搅和到一起，此起彼伏，狂欢节与把圣灰撒在忏悔者头上的圣灰星期三搅在一起；昂扬向上的文艺复兴精神与悲观疲惫的颓废思潮搞到一起；帝国主义的权力扩张与不惜一切谋求和平的渴望同时存在；一种“无片刻宁静与寻求刺激”的年代，但同时也是“渴望宁静与厌倦了刺激”的年代；一个自行丢失在眼花缭乱的外在世界的时代，同时也是一个自行渴望重新赢得内心世界与协同世界的时代。这个时代的人，一方面全然高估智力方面的因素，思想方面则先天不足，自青少年起就显示出思想方面的病弱，因此他们显得精神烦躁、神经质，这种通病是被那种未曾说出和无法说出的时代气氛所驱动的。但是另一方面，他们又是那么讲究实际，功利主义，向内与向外都冲劲十足，富于行动；悲观失望却又自命不凡，一方面疲惫而又柔软，另一方面生命力又十分顽强，被生命意志与生命的喜悦撕扯着、鞭策着，他们奋发有为，奋发向上，孜孜不倦地追求着目标；他们对任何东西都不抱偏见，

对任何东西都不采信仰的态度,他们批判一切,冷静得近乎冷酷,但另一方面,一切神秘玄想的东西都让他们为之动容,甚至是多愁善感地卷入其中而不能自拔,充满了好奇心,对一切谜团和神秘的东西都兴致盎然,对所有深刻的东西和背景世界的迷魅都饶有兴味,甚至让科学也要服务于迷信的研究,使科学降格为验证迷信的手段,或者把对科学的这一苛求伪装到神秘学的形式中去。¹

特奥巴尔德·齐格勒以十分有力的笔触所描绘出的这幅反映当时“世纪末情绪”的时势画面就源于此一如此富于矛盾的时代。1899年,《19世纪和20世纪的精神与社会思潮》一书首次出版。齐格勒是这个剧烈变化时代的敏感的观察家。他辨认出,一个不对位的世界出现了,在这个世界中,在时间上不同时的各种力量碰到了一起,相互摩擦(自然科学与精神科学派上了对;马克思主义与种族主义派上了对;工业革命与传统主义派上了对;现代的与反现代的神话世界派上了对),并且新的主流话语到底是什么,一时还无法认出。

1920年出版了一本诗集,名为《人性的黄昏——最新诗作的交响曲》。在这本诗集中,收集了从1910年到1919年的所有诗作。这本诗集以反诗选的姿态登场,激情洋溢地反对自然科学和数学化的理性主义对精神科学和文化的宰制。在这本诗集的前言中,编撰者库尔特·平图斯写道:

行将就木的19世纪的精神科学不负责任地把自然科学的律令移植到了精神事件中,这种精神科学在艺术中只热衷于以发展史的原则和影响机械地断言艺术的横向秩序和纵向秩序;人们只是因果地、垂直地看艺术。这本诗集想另辟蹊径,以不同的方式编选诗集:人们要谛听,谛听我们时代的诗,在诗中谛听

我们的时代，要穿越地谛听，人们要四处张望地寻视……，不要垂直地构图，不要相继的序列，而是要横向的穿越，让地平线垂落；人们不区分什么相继的序列，而是听它们的聚集之声，同时的，共时的……。最终还有人的问题，不要谈什么私人事情以及私人感情之类的东西，而是要谈人类，人类才是真正的无以穷尽的话题。这些诗人时间地感受着，一如人下沉到黄昏中……，下沉到沉没中的暗夜……，他们下沉，是因为他们要在新的一天的明媚的晨曦中再次升起……。如我一样，这本诗集中的诗人们知道：我们在年轻气盛时就蓄势待发；我们的生命是喜悦地开始的生命，也是早衰早竭的生命……。²

像整本诗集的气息一样，库尔特·平图斯的前言是一种唱衰传统和呼唤新开始的宣言。这是青年人具有艺术感染力的呐喊，是青年人对暮气沉沉的人的呐喊，是活对死的呐喊，是活对空寞寂寥的呐喊，是未来对既往的呐喊，是自主的觉悟对奴性的呐喊，是无政府主义的嬉笑怒骂对蝇营狗苟的利益共同体的呐喊。在艺术、文学、工业、科学和日常世界里爆发出来的情绪最终反映到艺术舞台上，反映到文学沙龙中，反映到科学思想里，反映到艺术的想象中。革命的气氛不停地叠加，彼此相互加速，互为对方馈赠能量，就好像彼此互为对方的加速器一样。所有的人都是正在发生的伟大事件的一部分，这个事件躲在所有参演人的背后酝酿着，而演员们自己则追逐着激情的波浪，在他们的捣毁中，在他们的创造中，在他们的希望中，在他们的恐惧中和在他们的读神中乐此不疲。这其中潜伏了一种对翻天覆地的伟大事件的渴望，对此一翻天覆地的伟大事件格奥尔格·海姆表露得淋漓尽致，但并非只有他如此地渴望：

沃尔茨堡，1907年5月30日

就连我也会说：如果只剩下了战争，我才会健康起来。日复一日，只是重复。没有大喜，亦没有大忧……一切都那么琐碎无聊。³

半路出家的哲学：卡尔·雅斯贝尔斯

这里要谈的是在哲学里发生的一场革命。这场革命是在那些几乎还没有成人的年轻小伙子的朦朦胧胧的意识里发出预感信号的。这种预感的信号随处都在发生，在家里，在宽大的教养院的教室里，¹⁶ 在世俗的寄宿学校和天主教寄宿学校的集体宿舍里，到处都有革命气息的预感，这些预感随后又汇聚到大学和社会舆论的公共舞台。学者的书房，郊游的路上，报告厅里，杂志上，书稿中，无处不在。书信往来是了解这些信号的窗口。无论是结成友情还是断绝友情都基于是否革命这个原因。

哲学的革命气氛就像雪崩一样扩散开来。越来越多的人在传播这种哲学革命的气氛，朋友间在传播，敌人间在传播，下一代人又在传播，都是他们当中最有头脑的人在传播，就连女人们也不甘落后！对这种革命气氛的渴慕已汇聚成了一股潮流。在学术界，有两个朋友掀起了这场雪崩的高潮：马丁·海德格尔和雅斯贝尔斯。两个人的反差实在是大得不能再大了。一个身材矮小，体态结实，敏感而又笨拙，自负而又谦逊，甚至谦逊得有些自卑。而另一个则个子很高，体态优雅，自觉自律又富于自我批评，体弱多病。两个人想奠基一种新思想，这种新思想想把处在新的时代中的人的存在彰显出来。但他们两个中只有一个人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功，后人把此一思想的功劳都记在他的名下，认为他发现了确实实是某种新的东西：不是从思想而来的思想，而是从存在而来的思想。



“誓言捍卫科学精神”：卡尔·雅斯贝尔斯(中立者)与生理学家法诺和艺术史家卡尔·科尔内留斯，摄于1902年8月

这两个青年人出身迥异，来自社会相对的两极。马丁·海德格尔出生于1889年，他的父亲是大主教在迈斯科赫的酒窖管理员，父母信奉天主教，观念保守，手头拮据。

卡尔·雅斯贝尔斯生于1883年。他的父亲是银行家，后来成为奥登堡地区储蓄信贷银行的行长，后又成为伯爵领地的州议员和奥登堡市的市议会议长；他是那种民族—自由主义的家教，思想宽容。⁴雅斯贝尔斯年轻的时候，也就是在他上大学之前，他一直患有后天性心肌功能缺损和支气管病。这些病症对他的整个一生都有很大的影响。然而，在他的医生阿尔伯特·弗伦克尔的诊治下，在他自己巨大的自我控制和自我调整能力的帮助下，居然成功地在他和学校之间

找到了一个允许他入学的折中办法。⁵ 入学后他的心智一下子活跃起来,他首先是不不知道该选择一个什么样的专业,他的兴趣是如此之广泛,完全不知道从何入手。就像一切当权者都令他感到陌生甚至憎恨一样,学校也让他感到陌生和憎恨。他选择了法学,但教法学的教师让他感觉太平庸。

有一张早期的照片,是1902年8月他在希尔斯-玛丽亚疗养院度假地与来自佛罗伦萨的生理学家法诺和来自弗赖堡的艺术史家卡尔·科尔内留斯的合影。大学生雅斯贝尔斯处在中间,派头十足,一副傲视群雄的样子,手里托着一本打开的大开本的书,高高地矗立在跪着的两个教授中间,微笑中显出一丝羞怯,法诺教授和科尔内留斯教授分别跪在他的两侧,各自将右手平放在这本书打开的书页上,这张照片的下面附有一个副标题:“誓言捍卫科学精神”。两个科学家跪在一个大学生面前,并委他以科学督察的角色,显然两位科学家也是从中自得其乐的。在扮演这个角色时,他自己还是个毛头小伙子,还不知道自己的专业和学术出路在哪里。经过长时间的交谈之后,一些较年长的同学建议他转到医学,或者至少要转到自然科学领域。现在所做的事情并不使他感到很舒服,然而,他必须跟父母讲清楚,是什么促使他非转专业不可。1902年8月有一份他自己写的备忘录,在这份备忘录里他向父母描述了自己想走哪条路的想法:

一个月来,我对自己确信不疑,我要放弃法学,转而去学医学……。如果我有足够天分的话,我想首先学习自然科学和哲学,这样做的目的是想在学术道路上一步到位。我想在哲学专业取得博士学位,当然也要深入钻研医学,把它作为构建心理学和哲学的基础之一……,但因为基础还没有打牢,我只好学习医学。⁶